文通

文通卷之一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明道

宋景濂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

門擊柝以取諸豫弧矢之用以取諸睽何莫非粲然
之文自是推而行之天秩民彝之敘禮樂刑政之施
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復皆
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
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為既著無以
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諸辭翰以昭其文略舉
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
然後筆之為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餼食昏喪諸
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為儀禮之

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旣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爲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爲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音聲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牆敘點之揚觶也苟踰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彰斯

所謂秉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惡足以語此

其下篇曰爲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敘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媍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騖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及也

量　骸　峻　深　變化

攬而爲之文無所不貌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烱燦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熒躔次弗紊吾文之骸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淸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濱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

隨物賦形　總

四瑕

八冥

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爲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變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天道湮微文氣日削騖乎外而不攻其內局其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

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

何謂八冥訐者將以賊夫誠撦者將以蝕夫圜庸者將以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觕者將以亂夫精碎

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葺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糅其氣。徇其私。滅其知。麗其蔽。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鴟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熒燐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蠛蠓死生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

載道紀事

小夫。不亦可悲哉。　予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誇。唯智者然後能擇焉。去古遠矣。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予之所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為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荆榛之塞。無虵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确邪蹊耳。胡可行哉。予竊怪世之為文者。不為不

多。騁新奇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聱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揉龎雜。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大抵爲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爲得之。予復悲世之爲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遣辭。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瓮摧落而不自振。今以二三子所學。已進於道。聊一言之。

至文

本經

王子克曰予嘗學文於豫章黃太史三年而不得其要悵悵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焉如有求而不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有年于茲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烟霞卷舒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岳錯峙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榮茂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以自私誕賦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璞

大體
要理
才
氣

人畯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
茲道大闡家脩人勵致力於斯其間鞫明究曉疲斃
歲月刓精竭思耗費簡札者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
裂綺繡牙摹日月高視萬物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
然而有爲然而躑躅而不進骫骳而不振思窮力蹙
吞志而没者往往而是而登名文章之錄者其實無
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故文有大體文
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析衷乎群言據其體則可以
剸裁乎衆製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以爲之先

軀。氣以爲之內。衛推而致之。一本於道。無雜而無蔽。惟能有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爲文之至乎。凡吾之說。子豈嘗知之。苟知之。其試以語我。生曰。文之爲物。貴適時好。粲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尚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駢諧儷聯。抽黃對白。調朱施鉛。五采相宣。八音相便。握摛穠纖。[illegible][illegible]寒暄。豐腴醲酣。眩麗媚妍。珠璣溢緘。膾炙滿篇。凡慶函與賀牘。咸累幅而疊沓。王公之門。下逮閭閻。[illegible]

儀縟典往來交際率奉之以周旋又如大雅旣遠詩歌日變玉臺西崑其流也漸支爲詞曲爭嫩兢豔字分輕重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間羽振宮潛商流徵泛笙簧觸手錦繪迷眇風月流連鶯花淩亂振麨韵於沉冥托葩辭於清婉性情因之而暢宣光景因之而呈獻好會睽離歡忻悲歎莫不假是以託情固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爲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矣請置勿道爲言其他生曰命鄉選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

文取士設爲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復有試賦逮宋日益增經衍爲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八韻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指切言粹辭達枝語蔓引叢論炎發劃聖秘而立辯幹天機而生說其賦則句鍊字琢音叢韵軋藻秀春擷花艷晴掇較妍醜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宅若宏辭制舉六科別設文法靡不該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號宏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藝闈不厲兵而白戰爭奪弧而先拔若工若拙三年

是力若勝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彀則遂

圍棘聲徹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

乃躋膴仕乃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茲而出矣上

以此而求賢士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信不可誣也

歟太史公曰科舉之文趨時好以取世資特干祿嘗

竊之具耳學古之君子恥言之生曰文之古者登諸

金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鍾鼎是勒或琬琰是刻

或鐫於麗牲懸縴之碑或鑱在封嶽磨崖之壁莫不

炫燿崇勲烜焯茂德諴丕丕之嘉猷紀赫赫之休績

然皆一筆之力九九畀可扛一字之價千金是直爾其玄奥之思雅健之姿瑰瑋之辭攄擬馬班凌厲蔡陳蹂躪韓柳玉采金聲焜焜煌煌鎗鎗鏘鏘袞章綉紋炳炳熇熇繽繽紜紜詭然而皎龍翔蔚然而虎鳳昂翕然而律呂張正音諧韺欻變態類雲霆勁氣排甲兵況其以之而開褱幽閟以之而著宣遯遠以之而綿延然非儒林宗匠藝營宿將道德爲世之模楷名位爲國之儀型堂堂焉章章焉擅鴻筆攬魁柄稱文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宜其媺美古昔傳信今

後照四裔以無倫垂千載而不朽此其爲文也不亦古乎太史公曰文至於是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爲用殆不止是已生臣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册令詔誥爲王言演爲大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灝灝噩噩渾渾洋洋凌厲蓬孛揮霍奮揚或溫潤而精粹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節重或衍裕而深長經緯天地綜絡陰陽黼黻萬化繆禍三光封職則氣含陰雨之潤授官則義炳重離之明粉戎則吐星漢之華治戎則揚洊雷之威肆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

示烈於秋霜一字之褒沛漏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
挾纊於黎蒸朝出九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
山鳴而谷應奮迅乎寓外旁薄乎域中鼓舞乎夷夏
陶鎔乎帝王文章之用蓋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
如太史公曰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
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文之為用誠莫盛
于此也姑舍是豈非復有可聞者乎生曰文之難者
莫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略霸
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汙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

孝。究曆奸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租。選舉。職官。冕服。車輿。蠻夷戎狄。遐方異域。恍惚詭變。俗怪習殊。凡一代之本末。皆載乎史。故曰史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明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義者。曾烏足以稱良史哉。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雋偉超卓。後之爲

者。世仍代襲。卒莫外乎其渠蘀。論者以爲遷固之書。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夷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干。及乎范曄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纂。曲筆濫籤。曖昧其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謭以纖。況乎轢壽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茲其所爲難乎。太史公曰。憶史之爲文誠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爲史。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

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紀事之文於道則未也生曰聖人既沒道術爲天下裂諸子者出設戶分門立言以爲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略爲文鄧析氏以兩可辯說爲文老聃氏以秉要執本持謙處卑爲文列禦寇氏以黃老清淨無爲爲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爲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爲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敘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爲文慎到氏以刑名之學爲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

刑名爲文鬼谷氏以捭闔爲文蘇代氏張儀氏因陸
爲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
爲文荀卿楊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爲文淮南氏則
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爲文凡若
此者殆不可遽數也雖其文人人殊而於其道則未
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
以相承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者言
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
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

未嘗揆夫道之大全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談文離煩僻馳騁鑿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殘矣此固學術之獘而道之所以不傳也生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斯蓋群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烟

霞而鼓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岳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爲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爲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爲文不亦可以爲載道之稱也乎太史公赧然而驚喟然而嘆曰盡之矣其蔑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乎文舍此無以議爲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

之文爲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蔑以加矣

經學興廢

六經猶七政五行之在宇宙宜無顛隕之期然亦有無可奈何者五聲本于五行而徵音廢四瀆源於四方而濟水絕周官六典所以布治而司空之書亡是非人力所能為也粤稽漢儒所傳授諸經各名其家而今或存或不存又有欲廢春秋者此與汨陳五行何異今采摭班史及諸典籍敘其興廢之由俾後之覽者得其凡焉

易有三名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杜子春又

謂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連山首艮以雲氣出內於山歸藏首坤以萬物莫不歸而藏之於中周易首乾以天能周帀于四時也太蔟爲人統寅爲人正夏以十三月爲正人統人無爲卦首之理艮漸正月故以艮爲首林鍾爲地統未之衝丑故爲地正商以十二月爲正地統故以坤爲首黃鍾爲天統子爲天正周以十一月爲正天統故以乾首卦易一名而三代異用此亦一大興廢也周易傳自商瞿漢初田何以之顓門後爲施讐孟喜梁丘賀京房費直高相之學後漢

高氏已微永嘉之亂梁丘之易亡孟京費氏人無傳者唯鄭康成王弼所注行世江左欲置鄭易博士不果而弼猶爲世所重韓康伯等千人并注繫辭今唯韓傳故世稱西都丁孟京田東都荀劉馬鄭而輔嗣之注獨冠古今焉

[尚書]

尚書凡百篇三千之徒并受其義及始皇滅典籍焚書坑儒藏于孔壁漢興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百篇之義世莫傳聞至魯共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所藏古文皆

科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為隸古。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于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凡五十九篇。詔孔安國作傳。遭巫蠱事。不獲以聞。遂不列於學官。其本殆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嘗為注解。至晉元帝時。孔傳始出。而亾舜典一篇。乃取肅所注堯典。分以續之。學徒遂盛。及唐以來。馬鄭

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爲正云

詩自十商闡之。漢興分而爲四。魯申公曰魯詩。齊轅固生曰齊詩。燕韓英曰韓詩。皆列博士。毛詩出河間大毛公。爲之故訓。以授小毛公。爲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不列於學。鄭衆賈逵馬融。皆作詩句。及鄭康成作箋。三家遂廢。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人無傳者。唯毛詩鄭箋。獨立國學。今所遵用。晉宋二蕭之世。齊魏兩河之閒。其道大行。若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之疏。亦殊絕矣。

儀禮

禮漢高唐生傳士禮十七篇。卽今之儀禮也。古禮今五十六篇。後蒼傳十七篇。曰曲臺記。所餘三十九篇名爲逸禮。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馬融盧植攷諸家異同。附戴聖篇章。去其煩重及所缺略。而行於世。師卽今之禮記也。

禮記

王莽時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在三禮中最爲晚出。周公制禮之日。禮敎興。周衰。諸侯去其籍。秦大壞周禮。自孝公以下。用商君法。與周官相反。始皇禁挾書。搜求焚燒之。漢劉

周禮

向子歆著於六略。然亡冬官一篇。以攷工記足之。時衆儒共排爲非。歆又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于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疾疫。徒有緱氏杜子春。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賈逵又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念周官未卒業。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然歆之錄在哀帝時。不審馬融何云至孝成令劉向子歆攷理秘書。始得列敘著於錄略者。成帝之時並歆向父子並被帝令。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

修者故今文垂理則是也後馬季長又作解詁然則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于鄭玄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玄徧覽群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焉

春秋左傳

春秋左傳原與經別行有有經無傳者有有傳有經者至杜預始合之故有謂左氏非丘明者唐啖助謂論語所引乃史秩遲任之類趙匡以爲孔子前人不

知出何代。漢劉歆始傳其書。欲立左氏博士而不果。又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公羊興于漢景帝時。穀梁盛于宣帝時。而左氏終西漢不顯。迨章帝廼令賈逵作訓詁。自是左氏大興。二傳漸微矣。宋胡安國傳。爲世所尊。稱四傳。然未免以義理穿鑿。昔人謂傳愈多而經愈晦。豈欺我哉。

公羊

穀梁

魯論

論語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卽今所行篇次是也。

齊論

齊論語者。齊人所傳。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瑯琊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魯

共王時。嘗壞孔子宅爲宮。得古文論語于壁中。亦無
二篇。第分堯曰下章。子張問爲一篇。凡二十一章。安
昌侯張禹論說。號張侯論。爲世所貴。又有包氏周氏
章句。古論惟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馬融亦爲
之訓說。漢末鄭玄就魯論篇章攷之。齊古爲之註。陳
群王肅周生烈皆爲義說。何晏孫邕集諸家之善。名
曰論語集解。宋朱熹又集諸說爲集註
孝經。孔曾爲請益問答之語。廣明孝道。出河間顏芝
所藏。自西漢及齊梁。註者百家。唐初雖存秘府。而多

殘缺傳者唯孔鄭兩家。併皇侃義疏。劉子玄辨鄭註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註多鄙俚。諸家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唐明皇斐註為石臺孝經。自為八分書勒石為敘。韋昭王肅。領袖于前。虞翻劉劭。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邢昺為之正義。朱熹為之刊誤。而至有用以滅賊者。又何說耶。

爾雅

爾雅周公倡之。子夏和之。時經戰國。傳授之徒寖微。唯漢終軍獨深其道。注之者則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用心二十年。

甚得六經之旨詳百物之形邢昺杜鎬共相討論爲之疏釋以經籍爲宗以昺純爲主博雅兼之矣

大學

大學有古本有今本古本與朱晦菴所定不同王陽明復定之總爲一章

中庸

中庸古本一章朱熹定爲三十三章王陽明復總爲一章二篇皆出禮經故中庸只一禮字足以盡之道不可見一發于禮則道皆燦然有可持循周禮一書不過理財用人而大學爲心法焉

孟子

孟子由炎漢之後盛傳于世趙岐陸善經音注又有

張鎰丁公著之義自善經已降小有異同而其宗趙氏張則徒分章句丁則稍識指歸而皆未免紕漏王旭作音義孫奭作正義多所發明焉

嗟夫四子之書爲六經之終學者率先四子而後六經故罕得其淵源近之君子其爲經義蕪雜而已剽襲而已閧市集潦積薄流淺佻侻而鄙傖經學雖名大興實爲大廢可慨也夫異哉劉歆用周禮以濟莽之惡已爲六經之罪人而安石欲變法乃作三經新義嗚呼二王皆託經以禍世所謂汨陳五行者非與

與其託也寧廢又何怪乎折人之角解人之頤也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

則深於春秋者也。
圖書編目周禮太史以至小行人皆掌官府之典籍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觀列國之所陳魯史之所具左史倚相之所讀煩矣備矣孔子觀載籍之紛紜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訖於周故知由孔子而前學術非寡自有六經以後趨於約也身通六藝之士雖有三千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於易有傳於詩有叙

於禮有儀喪服一篇。於春秋以授公羊高穀梁赤。定撰論語。此子夏所以居文學之科也。或易以商瞿。云然猶春秋分爲五。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詩分爲四。毛氏齊魯韓易有數家之傳。諸子紛紜。以召焚坑。至漢而始出。易自魯商瞿子木受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而爲漢興言易之祖。何授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所授爲三門。曰沛人施讐。東海孟喜。瑯琊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有東郡

京房爲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傳古文易爲費氏學沛人高相爲高氏學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而費高二氏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得費氏之學馬融鄭玄荀爽並爲之傳註自是費氏大興京氏遂衰施孟梁丘高氏俱亡今所得者皆費氏也至晉王肅又爲費氏註梁陳鄭玄王弼二註列於國學齊代推傳鄭義至隋王註盛行鄭學寖微矣

尚書

漢濟南伏生遭秦亡其書口授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

張生千乘歐陽生世傳至歐陽高爲歐陽氏之學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世傳至夏侯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於建爲小夏侯之學故三家並立至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爲盛孔安國得壁中書考定爲五十九篇作傳而私傳於都尉朝爲尚書古文之學未得立傳者中絕遂有張霸僞書二十四篇後漢杜林傳之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註非孔氏舊本也至晉永嘉而歐陽大小夏侯之學並亡東晉及齊始行安國舊本列之國學隋以後孔氏行而鄭氏微矣

詩漢初魯申公受于浮丘伯作訓詁是爲魯詩齊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三家皆立於學官又有趙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古訓傳是爲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東京謝曼卿爲之訓衛敬仲又加潤色鄭衆賈逵馬融並作傳鄭玄作箋而至今獨立齊詩亡于衞魯詩亾于晉韓詩微

禮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河間獻王上之合五十六篇至宣帝時後蒼最明其業乃爲曲臺記以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

慶普、古禮合二百四篇、戴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爲大戴禮、戴聖又刪定爲四十六篇、爲小戴記、大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惟曹氏傳慶學、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作註、爲鄭氏學、立于國學。餘多散亾、又無師說矣。春秋、夫子作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也。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漢初四家並行、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齊人胡母子都傳公羊

春秋授東海嬴公以至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子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左氏漢初出于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賈誼爲訓詁以授貫公後劉歆欲立於學而不得至建武中韓歆陳元欲立之於是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而諸儒攻之及封卒而罷然私相傳者甚衆賈逵服虔並爲之訓音杜預又爲經傳集解穀梁范甯註公羊何休註左氏服虔杜預註後皆立國學至今而公穀無私說

議曰漢之言易者六家而費氏最後出言書者四家

而孔氏後出言詩者四家而毛氏後出言春秋者五家而左氏後出禮雖同出後蒼而小戴最後出然至於今而惟後出者爲衆所宗將撥拾遺灰考覈未精朱紫適炫而正始未先表見邪歷正而後名山石室之藏往往精出而諸儒又得以所誦習參互考定以証是非而後先王之迹著是未可知也然余不能無感矣孔氏出壁中之藏有天幸矣而未得立至使愉夫售其贋又更四百餘載而緝熙于殘缺之後何運之餘厄也詩四家之傳濵如參辰不相屬焉獨毛詩

適與經傳合。而後儒信之似矣。公穀左氏之選矣。蓋不特亥豕魯魚偶誤一二也。豈有夫子口授而及門之徒已自殊畛域邪。世儒擇其差可信者。猶曰左氏。而近誣之譏。尚何辭焉。此三經猶可言也。禮樂不可一日缺。而漢之言禮者。後蒼而外。無與同奈之何踳駁至今不可較閱。說者謂衰周諸侯已去其籍。然使漢與君臣加意於斯。未必不可收拾百一。而卒以澌滅。是可慨也。迨夫大易之義。彌難言之矣。聖人設象以明教而理自存。非獨以明理也。借令聖人將以理

敎天下微易誰不可明者而何必以枯默無朕之畫精玅簡寂之辭爲哉而世儒罕知其故遂署象數專治文義以飾鄙陋以此治易不若已之爲愈而猶互詆京焦黨啞孟喜彼京焦孟喜雖未必入羲周之室而不猶愈以偏潘籬者乎愈趨而下以至王鄭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易之道豈偏滯於天人哉而天象難尋人事易習折楊黃華學徒多從之至宋極矣雖然非質有其道通神明之德者不足以與於斯千載而後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不知其解者雖耳

祁子 周是 淵派

提焉猶是也。易故未易言也。由是言之。吾疑聖人之學已絕。而其所傳者。不啻影響也。吾安知後出者之是。而前廢者之非邪。區區欲以數千年之後。論數千年不可知之前。聖人不能。而況其凡乎。然則將遂已而已乎。是烏可已也。嘗一臠之肉。知一鼎之烹矣。見瓶水之氷。知天下之寒矣。凡有微言。無論訛正。宜並存。習以俟。融者天不憤絕斯文。或生聖人起而折衷之。不爾則周禮周官之安從。刪正贊修之與取。而聖人亦未如之何矣。昔漢之君臣。詳延廣厲。功至備矣。

而吾於是有深尤者。石渠白虎之議也。據天子之勢而侵聖人之官。舉一廢百。破壞圖書。不知妄作。莫斯爲甚。曾不若衆建郡學。博徵明儒之爲益。而顧不出此。悲夫。馬鄭二子。多所考定。時稱大儒。溺其教矣。今言出而舊文廢。一家行而衆言息。遂使將來學者。日趨簡易。不焚而滅。戕是之由。是儒祖之更相著述。至使其智彌寡者。其取彌多。馳騖汎濫。以示其博。而類瑕屢見。是何爲者也。彼嚚嚚著之載筆也。猶將簧鼓耳目。而況以儒命世者。冒爲之學。徒專師。轉相讚揚

若是而後出者。不驩然卒而眷之如馳乎。夫以儒命世者。言惟作訓。不可不慎也。一言而掃百世顓門。自昔師儒之學。可滅跡絕也。而苟所定者不皆是。所去者不皆非。焚者其誰也。昔孔子以至聖之德。去群聖不遠也。載籍尚完。學術未龐。識大識小者其人不寡也。兼斯五者。猶謙讓於六籍之事。曰吾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蓋載之末年。從心不踰。而後乃敢撰定。然猶三絕韋編而曰庶幾假我數年。以卒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後代儒者。微孔子至聖之德。而有千載眇不相

屬之勢載籍爛滅異端烽起獨闢獨見無所傳業借有一二師友並持不下甲是乙非師心自是僩然授墨謂吾既以知言矣是也非與

陳同父曰昔孔子適周觀禮上世帝王之書亦無所不睹矣包犧氏神農氏黃帝氏始開天地而建人極其大者固已爲百王之所不可廢而風俗之尚朴法度之尚簡也故其書不可存而存其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而易之書則天地古今之變備矣帝王始因時立制可以爲萬世法程而百王之綱理世

變者。自是而愈詳。故裁而爲書。三代損益之變。後世聖人將有考焉。而夏商之書。杞宋特不足證。於是始定周禮。又參考周家風俗之盛衰。與其列國離合之變。刪而爲詩。其於周可謂詳矣。又取累聖之所以宣天地之和者。列爲樂書。而又傷春秋之變。遂不可爲也。齊威晉文之伯。首變二代之故。而天地之大經從此廢矣。聖人之所以通百代之變。爲明切著之春秋。六經作而天人之際。其始終可考矣。此聖人之志也。而王仲淹實知之。九師三傳齊韓毛鄭大戴小戴與

夫伏生孔安國之徒其於六經之文窮年累歲不遺餘力矣師友相傳攷訂是非不任胸臆矣而聖人作經之大旨則非數子之所能知也天下而未有豪傑特起之士則世之言經者豈能出數子之外哉出數子之外者任胸臆而傷聖言者也彼其說之有源流也歷盛衰之變也合前後之智也於聖人之大者猶有遺也納天下之學者於規矩之內吾未見其舍注疏而遽能使其心術之有所止也當漢唐之盛時學者皆重厚質實而不爲浮躁儇淺之行彼其源流有

自來矣宋初不以文字卑陋爲當變而以人心無所
底止爲可憂故天下之士惟知誦先儒之說以爲據
依而不自知其文之陋也是以重厚質實之風往往
或過於漢唐盛時其後景祐慶曆之間歐陽公首變
五代卑陋之文奮然有獨抱遺經以究終始之意終
不敢捨先儒之說而猶惓惓於正義蓋其源流未遠
也嘉祐以後文日盛而此風少衰矣極而至於熙豐
之尚固猶未若今日之放意肆志以侮玩聖言巳聖
人作經之大旨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悉曲

析之際則注疏亦詳矣何所見而忽畧其源流而不論乎無怪乎人心之日偷而風俗之日薄也夫取果於未熟與取之於既熟相去旬日之間而其味遠矣將以厚天下學者之心術而先啟其紛紛則又所當慮者也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豈忠厚者之論乎盍亦思所以先之

正緯

緯織横絲也。緯在杼、經在柚、後漢緯候之學、緯七緯也候尚書中候也所謂河洛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圖、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紀曆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授神契、鈎命决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鈎、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

辭也讖緯之說起於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其篡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紹復舊物乃亦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之甘心與莽述同智於是佞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大儒如鄭玄專以讖言經何休又不足論矣二百年閒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回也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傅會符命其源實出於此隋唐以來其學寖微矣考唐志猶存九部八十四卷今其書皆亡惟易緯僅存者如此及孔氏正義或時援引先儒著嘗

欲刪去之。以絕僞妄矣。使所謂七緯者皆存。猶學者所不道。況其殘闕不完。於僞之中。又有僞者乎。始存之以備凡目云爾。唐志數內有論語緯十七卷。七緯無之。太平御覽有論語摘輔象撰考讖者意其是也。御覽又有書帝驗期禮稽命曜春秋命曆序。孝經左方契威嬉拒等。皆七緯所無。要皆不足深考。

通考曰。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卜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也。易道既隱。卜筮者溺於考測。必欲奇中。故分流別派。其說寖廣。要之各有

以也易道所明時有所用知道者以義處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光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尚書大義夷考其行事蓋儒流之英傑也何乃蔽於讖文牢不可破邪又曰緯書原本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衺於鬼神之理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自孟子而後知道者鮮矣所以易惑而難解也斷國論者誠能一決於聖人之經經不載雖有緯書讖記屛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於理也

劉彥和曰夫神道闡幽天命微顯馬龍出而大易興神龜見而洪範燿故繫辭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斯之謂也但世敻文隱好生矯誕真雖存矣僞亦憑焉夫六經彪炳而緯候稠疊孝論昭晳而鉤讖葳蕤按經驗緯其僞有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綜絲麻不雜布帛乃成今經正緯奇倍摘千里其僞一矣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聖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緯多於經神理更繁其僞二矣有命自天乃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綠圖昌制丹書其

僞三矣。商周以前，圖籙頻見，春秋之末，群經方備，先緯後經，體乖織綜，其僞四矣。僞既倍摘，則義異自明，經足訓矣。緯何豫焉。原夫圖籙之見，乃是天休命，事以瑞聖，義非配經，故河不出圖，夫子有歎，如或可造，無勞喟然。昔康王河圖，陳於東序，故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仲尼所撰，序錄而已。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葉成字，篇條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祕寶，朱紫亂矣。至於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

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讖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
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偽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
僻謬荀悅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若乃羲農
軒皥之源山瀆鍾律之要白魚赤烏之符黃金紫玉
之瑞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是
以後來辭人採摭英華平子恐其迷學奏令禁絕仲
豫惜其雜真未許煨燔前代配經故詳論焉
嗚乎尚書泰誓錄自新也而以為周曆之終是尚書
者讖緯之靡也春秋獲麟傷吾道也而以為素王之

瑞是春秋者符錄之首也說經者胡可以弗愼也

文極

罪知錄曰、夫含靈結秀、唯在斯人、身所苞藏、心情理氣、及其心動情之、自鳴于口、口之所發、理氣偕、形如理直而氣英。則音調而辭美。旁尋物類、厥趣實同、故鳳鳴中乎宮商。梟聲噪於鬼蜮。絲清而響振、革濡而韻沉。是以聖后藹都俞之和。獷夫厲嘖鳴之吼。何莫不由中也。然而生知者本備。學聚者宜力。所以云修辭立誠。尚體貴達。有其訓矣。文也者。非外身以為之也。心動情之。理著氣達。宣齒頰而為言。就行墨而成

文文即言也言即文也上古之人言罔匪文文匪飾言由其理足而氣茂故自然也然而志趣所建崇尚沉實豪頴之宜須求藻麗譬之于木必根直而柯條葉敷而花豔豈徒枸株縻棄而可以謂之木哉有如乾坤曷不即名之曰徤順元首股肱何不便呼之為頭腳或使歌曰頭顱明哉臂腳良哉則成言詞也乎故知聲之成章雖文質相須語厥爲體必摛文被質所以謂之文而不稱曰質必然者也文體既立其狀自殊則有齊停整截句句平鋪者如欽明文思允恭

克讓乾剛坤柔比樂師憂是也有嵬巇險阻廉稜峭
刻者如不惕予一人困於葛藟於臲卼則病者乎噫
是也有深沉緘密蘊匿寡重者如弔由靈朋盍簪叙
欽是也有紓遲宛約風調窈窕者如吾將仕矣我弔
也與哉專以禮許人獨吾君也乎哉是也有方嚴凛
冽氣厲色莊者如非吾徒也老而不死是爲賊狄滅
衛是也有散野儻蕩不粘甲乙者如不其或稽雲土
夢作乂則豈不得以其毋以嘗巧者乎是也有明白
洞達皦露腎腸者如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其爾萬方

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是也有縈紆纏紲反復鉤連者如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是也有鮮采華絢豔麗妍媚者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螓首蛾眉笑倩粉盼是也有冷語慢詞口此心彼者如女安則爲之吾得已乎哉吾死也吾亡也是也有至簡者如姦烝柴嘗立孫今蠢美而豔是也有至繁者如無無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苟無禮義誠懇忠信之心以涖之是也有

之十三者文章之玄妙數字盡矣

衍簡而繁者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古者在昔昔曰先民疾大漸為幾病日臻既彌留是也有束博而約者如安驪姬爾惟風下民惟草盾夏日之日衰冬日之日是也此其大都也曷嘗偏用枯瘠盡削鉛黃而以為文之本體者哉夫子之世羣言膠轕舊典混淆子乃芟刈條緒以成六籍凡古今之文鍵樞治教者畢集于茲而為文之體要貌態亦斯咸備然非夫子之各剏而騁奇也皆先後君臣士庶婦孺之所為其製自殊而固具也惟春秋人云聖筆然而本史文也

時存其故而筆削者多爾。亦固有之體也。六經而後百氏遞興、雖其理有粹庬、而辭無別致、總厥大歸、無越乎宣父之六編者矣、時則三傳莊屈。稍樹乎藩墻兩漢班馬亦自渠蹊隧從茲以降百才踵生、千英坌起、雲蒸霧滃。木蔚禽鳴。有此宇宙。安能瘖嘿。遂至堆塚篇編。充咽棟梲。孰不學步九經。攀援三史。或馳譽莊雅。或蜚聲俊逸。或以奧澀鳴。或以纖豔著。其閒蕪聲纇句。恒居過半。卽如今人所病。魏晉之浸衰陳隋之極靡。道其理氣。斯誠然矣。然皆按規而造輪。持矩

以構室。思逐景于羲娥。顧迹塵于嚳禹。誰非擬諸經籍者哉。所以爲是萎遲者。良由其理。局氣。猥乃至音澌。步。躚。非過文之罪也。猶之士求論崇卑。必五章以朝。玄端章甫。鞸紳璧珮。藻火黼黻。斯以成士。猶之女無論姸醜。必衣裳以處。副笄六珈。耳璫手悅。纓囊菲蘭。斯以成女。惡有裸裎秉笏。𢫬躬敷奏。而曰吾爲良臣。祖跣蓬垢。侍養定省。而云我乃淑女者乎。吾所以云文肇體極乎經。而底乎唐。學文宜由唐以求至于經。誠自以爲不疑。而寧貢誚于衆夫也。奈何近士從

唐而降。乃有異談。實錮衆懷。獨傷余臆。其議辯之詳。存諸後簡。此姑引前說而申之。以終狂斐。夫經文之所以爲至者。何也。以其篇無無用之句。句無無用之字。一字有一字之義。一句有一句之情。一篇有一篇之旨。由其道廣理克。氣厚情實。所以自然豐茂。初非冗疊。亦如五采作會。而衮褘之製無贅。八音繁奏。而肆堵之數有倫。抑乃雍邕舒暇。非如公牒貨籍。審積而徑注也。以言其質。則典重非慤。不佚于空浮。以言其文。則秀粲英鮮。不墮於蕪穢。凡後世之所慕。若莊

雅者莫如之。雋逸者莫如之。奧僻者莫如之。葩麗者莫如之。高莫如之。大莫如之。深莫如之。富莫如之。淸莫如之。峻莫如之。潔莫如之。古莫如之。奇莫如之。介莫如之。和莫如之。嚴莫如之。泰莫如之。險莫如之。平莫如之。放莫如之。約莫如之。宛委莫如之。條遂莫如之。威勇莫如之。蹈厲莫如之。含蘊莫如之。興發莫如之。沉潛莫如之。諧隱調詭莫如之。一唱三歎餘永不窮莫如之。蓋所謂時然後言。從宜以發人見其然而非有意作異以然也。後人所以不及者。又非句句字

字都不及也得其定者而不得其時者得其偏者而不得其全者于是一切歸于整比堆垛纖細豔麗遂令後來獨見其繁靡稚弱亦足憐也若是者雖都甚於兩京當塗浮於後漢六代加於魏朝所以唐室之中因有矯而更張之者然又焉能外六籍三史而度越之又安能盡捐故習而背馳也其諸名家如所稱王楊盧駱燕許陳梁權呂元白四李華翰觀邕獨孤之徒又如稱李杜又如稱籍湜翱詹等凡其標而出之固亦爲然然然至其他從事于斯武德以降天復以升三

伯載中、弗可枚數、統而論之、此優彼劣、甲短乙長、又焉可都謂其滌濯不盡六代脂粉、而果遂奴僕於上之數君哉、今擇唐之尤者、即若數子、以及前後他名篇等、而擬諸六代、雖若凌駕、或同箕粃、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縱嘗推讓、初非絕懸、而何談之容易乎哉、嘗觀往哲之述、平章翰苑、若士衡之賦、彥和雕龍之類、與凡唐前、有談及斯道者、往往與吾意合、至乎邇來之議、如陳騤之倫、稍得豹班、他則塗目仗耳、黨汗、狗淺猥、腐可、唾、夫文出乎天造而主於明道、誰則不知。

何必攀援河洛于引天地動輒夌駕世道自炫高遠
及至究其歸止竟逐目睫耳輪之接止于孟韓以下
數人而已腐頰爛吻觸目可憎噫嘻何哉吾竊哂之
果志于斯曷不策勵我實勳當自超卓彼所援者吾
且置之不借之以表高彼所究者吾則自信不徇之
以債志曷爲實勳理務窮之氣務完之皆令其博而
不局高而不卑清而不污遠而不促大而不細精而
不蕪粹而不駁深而不淺密而不漏厚而不漓潔而
不纇重而不漂沉而不浮順而不梗腴而不陋豐壯

而不寒。鏘鳴。而不咽。於是窮搜。披丘墳。耨研竹素。根本乎五經。平攬乎上代。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御聖膏哲髓蟠蔚吾襟。于是擷華掌英。澄泥汰濁。心師手匠。中萌表觸不得自異而隨吐之時。雅而雅。時奇而奇。時繁而繁時簡而簡。凡諸體狀。皆隨意以賦形。志盡暇。則自出于堯文之戶。欲嚴切。則自立乎魯史之墻。追及他製罔弗流形。無偏於質。若近代之一於枯瘠。弗黷于文如昔人之劣而讓挫。必滿而不溢也。高而不危也。逸而不偎也。麗而不靡也。金石殊懸。宮商自協。玄黃煙

筐而經緯不紕夫如是亦可以為成文矣夫人生而動所以利用安身膺對萬有至夫佑弼家邦裁成化育心情理氣厥惟攸主耳目口鼻乃用之機機之施受聲色臭味作為而已其施與受正大高明而為君子否則反之其用大矣然余謂文者非特聲之一道而已推之餘道實為兼總故黼黻王略絺繡之倫昭明玄緯分布地宜煙霞草樹作其姸姣丹黃鉛黛錯其絲絢是則色之具也谷籟巖桂襲其芬也谿菁沚藻揚其韻也海沉龍腦焫其薰也降眞丁闓迅其烈

也。挹玩而不能舍。瑕疵而永有閒。斯則香之有也。適口甘唇。劇熊魴之腴鮮。沃心飫腸。屬膏粱之厭餙。和神劝氣。廣體胖中。是亦味之類也。至夫拱揖執持。周旋舞蹈。雲行山立。天戴地履。一是作爲。威儀惟文之撕乎四體用者如此也。其盡聲之本事。則口之而爲言。手之而曰文。罔不惟仁義之布。禮樂之達。忠信之行。行業之舉。政治之效。暨乎顯道長世。昆萬靈。參三才。有序而成章。中律而合度。察變化。成洋洋。孔嘉。文從忠以必達。行因言而必顧。信斯言也。豈惟文哉。

亦可以爲成人矣。

敘學

劉因曰、性無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無不全矣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學術之差品節之紊異端之害惑之也今之去古遠矣衆人之去聖人也下也幸而不亡者大聖大賢惠世之書也學之者以是性是心是氣卽書以求之俾邪正之術明誠僞之辨分先後之品節不差篤行而固守謂其材之不能全吾不信也先秦三代之書六經語孟爲大世變旣下風俗日壞學者與世俯仰莫之致力欲其

語孟

材之全得乎三代之學大小之次第先後之品節雖有餘緒竟亦莫知適從惟當致力六經語孟耳世人往往以語孟爲問學之始而不知語孟聖賢之成終者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者也聖賢以是爲終學者以是爲始未說聖賢之詳遽說聖賢之約不亦背馳矣乎所謂顏狀未離于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者也雖然句讀訓詁不可不通惟當熟讀不可強解優游諷誦涵詠胸中雖不明了以爲先入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鑿則惑耳六經既畢反而求之自

得之。矣。治六經必自詩始。古之人十三誦詩。蓋吟咏情性感發志意中和之育在意焉。人之不明。血氣蔽之耳。詩能導情性而開血氣使幼而當闓歌誦之數。長而不失刺美之意雖有血氣焉得而蔽也詩而後書。書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也即辭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氣既開。情性既得。大本立矣本立則可以徵夫用。用莫大於禮。三代之禮廢矣見於今者。漢儒所集之禮記周公所著之周禮也二書既治非春秋無以斷也。春秋以天道王法斷天下之事業也春秋既

治則聖人之用見矣。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書以求其辭，本諸禮以求其節，本諸春秋以求其斷，然後以詩書禮爲學之體，春秋爲學之用，體用一貫，本末具舉，天下之理窮。理窮而性盡矣，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而後學夫易。易也者，聖人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學者於是用心焉。是故詩書禮樂不明，則不可以學春秋；五經不明，則不可以學易。夫不知其粗者，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盡，則其遠者豈能盡也。學者多好高務遠，求名而遺實，踰分而遠探，躐等而力窮，故人

注疏　議論

異學。家異傳。聖人之意晦而不明也。六經自火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不以彼之言而變吾之良知也。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發諸儒之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論耳。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剷偽似眞補其三四而備之也。故必先傳注而後疏釋。疏釋而後議論。始終原委。推索究竟。以巳意體察。爲之權衡。折之於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僻異。勿好詆

訐。勿生穿鑿。平吾心。易吾氣。充周隱微。毋使虧欠。若彍強弩。必當穿徹而中的。若論罪。因棒棒見血。而得情。毋慘刻。毋細碎。毋誕妄。毋臨深以爲高。淵實昭曠開朗。懇惻然後爲得也。六經既治。語孟既精。而後學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能奪也。胸中有六經語孟爲主。彼廢興之迹。不吾欺也。如持平衡。如懸明鏡。輕重寢颺。在吾目中。學史亦有次第。古無經史之分。詩書春秋。皆史也。因聖人刪定筆削。立大經大典。即爲經也。史之興。自漢氏始。先秦之書。如左氏傳國語世

本戰國策皆掇拾記錄無完書司馬遷大集群書爲
史記上下數千載亦云備矣然而議論或駁而不純
取其純而舍其駁可也後世史記皆宗遷法大同而
小異其創法立制纂承六經取三代之餘燼爲百世
之準繩若遷者可爲史氏之良者也班固前漢史與
遷不相上下其大原則出於遷而書少加密矣東漢
史成於范曄其人詭異好奇故其書似之然論贊情
狀有律亞於遷固自謂贊是吾文之奇作諸序論往
往不減過秦則比擬太過三國陳壽所作任私意而

好文。奇功偉蹟。往往剗沒。非裴松之小傳。一代英偉之士。遂爲壽所誣。後世果有作者。必當改作。以正壽之罪。奮昭烈之幽光。破曹瞞之鬼賊。千古一快也晉史成于李唐房杜諸人。故獨歸美太宗耳。繁蕪滋漫誣談隱語鄙褻之事具載之。甚失史體三國過於略而晉書過于繁。南北七代各有其書。至唐李延壽總爲南北史。遺辭記事。頗爲得中。而其事蹟汚穢雖欲文之而莫能文矣。隋史成于唐興亡之際。微訐好惡有浮于言者。唐史二。舊書劉煦所作。固未完備。文不

稱事而新書成於宋歐陽諸公雖云完備而文有作爲之意或過其實而議論純正非舊書之比也然學者嘗先舊而後新五代二書皆成於宋舊則薛居正新則歐陽子也新書一出前史皆廢所謂一洗凡馬空者也宋金史皆未成金史只有實錄宋事纂錄甚多而東都事略最爲詳備是則前世之史也學者必讀歷代全史考之廢興之由邪正之迹國體國勢制度文物坦然明白時以六經旨要立論其間以試已意然後取温公之通鑑宋儒之議論校其長短是非

如是可謂之學史矣學者往往全史未見急於要名欲以爲談說之資喘吻之備至於通鑑亦不全讀拔撮鈎節通鑑之大旨溫公之微意隨以昧沒其所以成就亦淺淺乎史既治則讀諸子老莊列陰符四書皆出一律雖云道家者流其間有至理存取其理而不取其寓可也素問一書雖云醫家者流三代先秦之要典也學者亦當致力孫吳姜黄之書雖云兵家智術戰陳之事亦有名言不可棄也荀子議論過高好奇致有性惡之說然其王霸之辨仁義之言不可

廢也管子一書霸者之略雖非王道亦當讀也楊子雲太玄法言發孔孟遺意後世或有異論者以其有性善惡混之說劇秦美新之論事莽而篡漢韓子謂其文頗滯澁蘇子謂以艱險之辭文膚淺之理而溫公甚推重之以爲在孟荀之上或抑或揚莫適所定雖然取其辭而不取其節可也賈誼董仲舒劉向皆有書惜其猶有戰國縱横之餘習惟董子三策明白純正孟軻之亞非劉賈所企也文中子生於南北偏駮之後隋政横流之際而立教河汾作成將相基唐

之治。可謂大儒矣。其書成於門弟子董薛姚竇之流
故比擬時有大過。遣辭發問。甚似論語。而其格言之
論。有漢儒所未道者。亦孟軻氏之亞也。韓子之書。渾
厚典麗。李唐一代之元氣也。與漢氏比隆矣。其詆斥
佛老。扶持周孔。亦孟軻氏之亞也。諸子既治。宋興以

宋儒

來諸公之書。周程張之性理。邵康節之象數。歐蘇司
馬之經濟。往往肩漢唐而踵三代。尤當致力也。孔子
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矣。藝亦不可不游也。今之

游藝

所謂藝。與古之所謂藝者不同。禮樂射御書數。古之

所謂藝也。今人雖致力而亦不能世變。使然耳。今之所謂藝者。隨世變而下矣。雖然不可不學也。詩文字畫。今所謂藝。亦當致力。所以華國。所以濟物。所以飾身。無不在也。學詩當以六義爲本。三百篇其至者也三百之流。降而爲辭賦。離騷楚詞其至者也。詞賦本詩之一義。秦漢而下。賦遂專盛。至於三都兩京極矣。然對偶屬韻不出乎詩之律。所謂源遠而末益分者也。魏晉而降。詩學日盛。曹劉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周宋而降。

詩學日弱。弱而後強。歐蘇黃其至者也。故作詩者不能三百篇。則曹劉陶謝。不能曹劉陶謝。則李杜韓。不能李杜韓。則歐蘇黃。而乃効晩唐之萎薾。學溫李之尖新。擬盧仝之怪誕。非所以爲詩也。至於作文。六經之文尚矣。不可企及也。先秦古文可學矣。左氏國語之頓挫典麗。戰國策之淸刻華峭。莊周之雄辨。穀梁之簡婉。楚詞之幽雋。太史公之疏峻。漢而下其文可學矣。賈誼之壯麗。董仲舒之冲暢。劉向之規格。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之邃險。班孟堅之宏雅。魏而下。

此中議論大有斟酌

陵夷至于李唐其文可學矣韓文公之渾厚柳宗元之光潔張燕公之高壯杜牧之之豪縱元次山之精約陳子昂之古雅李翱皇甫湜之溫粹元微之白樂天之平易陸贄李德裕之經濟李唐而下陵夷至於宋其文可學矣歐陽子之正大蘇明允之老健王臨川之清新蘇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開闊司馬溫公之篤實下此而無學矣學者苟能取諸家之長貫而一之以足乎已而不蹈襲捆束時出而時肆以為有用之文則可以經緯天地輝光日月也字畫之工拙

先秦不以爲事科斗篆隸正行草漢氏而下隨俗而變去古遠而古意日衰魏晉以來其學始盛自天子大臣至處士往往以能書名家變態百出法度備具遂爲專門之學故宋高祖病不能書不足厭人望劉穆之使放筆大書亦自過人一紙可三四字其風俗所尚如此至於李唐學書愈衆字畫於士夫固爲末技而衆人所尚不得不專力學者苟欲學之篆隸則先秦欵識金石刻魏晉金石刻唐以來李陽氷等所當學也正書當以篆隸意爲本有篆隸意則自高古

鍾太傅王右軍顏平原蘇東坡其規矩準繩之大匠也歐率更張長史李北海徐浩柳誠懸楊凝式蔡君謨米芾黃魯直萃之以厲吾氣參之以肆吾博可也雖或不工亦不俗矣技至於不俗則亦已矣如是而治經治史如是而讀諸子及宋與諸公書如是而爲詩文如是而爲字畫大小長短淺深遲速各底于成則可以爲君相可以爲將帥可以致君爲堯舜可以措天下如泰山之安時不與志用不與材則可以立德可以立言著書垂世可以爲大儒不與草木共朽

孫孫以偷生。子子以自存。棄天下之至善。壞已之全材也。